

曙光在裂口上添彩

蔡厚炳

清晨,五时,闹钟,摇头晃脑,不知疲倦刷着存在感。

睡眠惺忪,哈欠,在喉咙里翻山越岭,老张略思,娃儿高考还有二十天!

连续上班一月有余,早已困乏。

老家房屋,仍与风雨抗衡,细忖,心,添堵!

休息?只是挂在嘴角的口头禅!

一碗豆浆,邀请三个包子,填补老张饥饿的肠胃。

身躯,清瘦,开始穿梭繁忙的工地。?搅拌机、卷扬机、塔吊机、翻

斗车、铁锹等,纷纷登上工地舞台,合伙谱出一支劳动交响曲。

老张,宛若乐曲里的音符,伴随曲调的跌宕起伏,缝补着工作中的缺口。

太阳,抖了抖强势的身子骨,正式在空中发挥特权。

一根根胡茬,如钢针,穿透老张黝黑的脸颊,与银白色的阳光,道个早安。

伸出粗壮大手,朝脸一抹,顺便一甩,部分汗珠跌落在地,砸起粒粒尘埃。

胡茬太硬,部分汗珠反弹,侵扰可以夹死蚊子的眼角,偷袭干裂的嘴角。

轻尝汗味儿,咸!

老家来电,娃儿高考食宿费用需六百。

老张嗯了一声,午饭的碗,又该瘦了。

卷扬机,绷紧神经,将一条强硬的钢丝绳,轻松地揽在自己麾下。

青筋,如几条泥鳅在脖颈上窜下跳,老张低吼一声,堆着满车材料,迈着踏碎心里郁闷的步伐前行。

一个趔趄,老张绊倒在钢丝绳旁,脚跟与蜇伏多日的废钢筋,来个亲密接触。

血,汩汩渗出。

如侠士,潇洒转身,弯腰,伸出健硕的三根手指,撮起地上细腻的浮尘,硬生地涂在裂口上,老张咬

紧牙关,倒吸一口气。

血,立止。

满车材料,倾刻,备感愧疚。

“嘟嘟”,老年机拼命嘶吼,吵醒午休的老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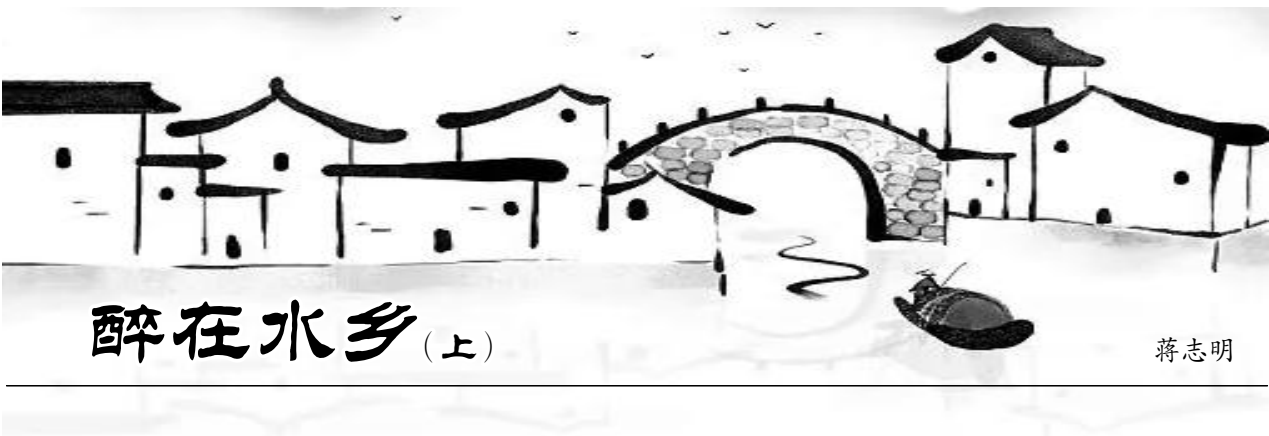
明天高考!娃儿来电,言语中透出些许自信。

老张咕咚起身,心,似乎宽慰。

夜,吞噬白天浮躁,霓虹灯吐着长舌,舔着残留的高温,鸽笼似的高楼,一盏盏璀璨的灯火,高调的扬起眉毛,老张,茫然抬头,失落备至。

生活继续,日复循环。尖利的电话声,在老张口袋里狂吼,“娃儿,高考中了”老伴语无伦次。

瞬间,老张喉咙蠕动,千万言语无处安放,脚跟,那个裂口,仍在流淌着愧疚……



醉在水乡(上)

蒋志明

今年春节期间,我们全家利用假日去了一次江南。只因老弟一家生活在苏州多年,于是,我们第一站不谋而合地选择了苏州。

老弟一家人多次盛邀,我们全家人几次动了去江南水乡游玩的念头,可因重重琐事缠身,终未成行。去年金秋时节,老弟在与我私信中,再次提及此事,并绘声绘色地将江南水乡的美景描绘地活灵活现。我再也坐不住了,与爱人和儿子商量后我们一拍即合,去苏州过年!春节长假如期而至,我们全家来了场说走就走的江南之行。

春节长假的第一天,我们一家人便打点行装,简便出行。爱人与儿子直接从信阳乘坐高铁,而我选择了豫南小县城的直达大巴车。于是,他俩中午饭前便到达了苏州,而我经过整整一天的颠簸才到达目的地。老弟早已在苏州长途车站等候多时了,兄弟见面,格外亲切,顾不上旅途疲惫,我坐上老弟的专车直奔其家。一入门,弟媳已准备好了一桌美味佳肴,老弟迫不

及待地开启了一瓶白酒,我们两人边吃边聊,举杯共庆。在这大年之夜,多年未见的兄弟,此刻坐在一起小酌,真乃有一种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的深切感受。仅一刻钟时间,一瓶白酒便见底了,我们兄弟俩还意犹未尽,于是,老弟又开启了一瓶绍兴黄酒和一瓶红酒,弟兄俩喝了个尽兴,过足了酒瘾。可以说这是我饮酒以来最痛快的一次开怀畅饮。

大年三十的清晨,老弟带着我们游览了美丽的太湖。一路上,小儿子和小侄女兴奋至极,说说笑笑,乐不可及。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功夫,我们便顺利进入了太湖景区。由于是阴天,且是清晨,太湖的上空烟雨蒙蒙,水天一色,好一派江南风光!我深深地陶醉于江南的怀抱,感受太湖的柔美和温馨,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,将太湖的一处处美景尽收其中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太湖的浩瀚无垠,水鸟在湖的上空盘旋,随着一阵阵的寒风袭来,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,下意识地裹

紧了上衣。走着走着,一片又一片芦苇映入眼帘,好不壮观!不禁令我想起革命战争时的芦苇荡,它无形中保护了许多的革命将士,功不可没。带着对芦苇荡的热切感激和衷爱之情,我不停地变换角度,将一片片芦苇收录,心里激情澎湃,感慨万千。与此同时,《太湖美》的美妙旋律在我的耳畔响起,我醉啦!原来是老弟用手机特意播放的,此时,站在太湖边上市这首美丽动听的《太湖美》,别有一番情致,真是有心的老弟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,我们按照预定的旅游路线,由老弟开着私家车直赴闻名遐迩的乌镇。一路上美景不断,树木茂盛,大雁南飞,特别是路途中水面颇多,建筑独特,江南气息极浓。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,我们一行顺利地到达了风景如画、闻名于世的千年古镇:乌镇。下车后,我们经过几次打听,终于找到了我们预订的旅馆:客来居。简单安顿一番后,我们便随人流径直向乌镇出发。“哇,好美呀!”随着小

儿子的一声惊叹,我放眼望去,一望无际的水面着实令人叫绝!我赶忙掏出手机,将这人间天堂的胜景一一录入。乌镇最醒目的当属一片片古老的青瓦房、一条条窄窄的青石巷、一条流经古镇循环不断的小河,俏丽佳人身着五颜六色的旗袍,手中轻握着油纸伞,斜挂在肩头,别有一番江南水乡的柔情蜜意。走着走着,我们便来到了乘坐乌篷船的售票处,小儿子和小侄女不谋而合地吵着要坐船,正好我们几个大人也有此意,于是便承包了一条乌篷船。待我们坐稳后,摇船的师傅便一边熟练地轻晃着船儿,一边悠闲地唱起了动听的民歌。唱罢后,又主动地与我们拉家常,服务态度十分良好。他说他的祖祖辈辈都是乌镇人,从小跟着爷辈父辈学摇乌篷船,难怪他的技术那么熟练,动作那么娴熟,服务那么热心。他还说,每天摇着船儿,旅客来自世界各地,什么样儿的人都有,遇见外国游客,他又不会外语,于是便打着各种手势与顾客交流,倒也挺顺利的。坐在乌篷船上,欣赏着两边的秀丽景色,一幢幢一桩桩古老的青砖瓦房映入眼帘,房前挂着五颜六色的衣物,将房屋衬托的更加妖娆,显得千年的建筑更加古老。不知不觉船已到岸,我们便与热心的师傅道别,踏上了去古镇的一些游玩景点。(未完待续)